

为“有准备的聆听”点赞

◆ 李严欢



乐团的新音乐厅刚启用不久,乐团的一系列新举措也随之而来。他们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项目:有准备的聆听,即在一些重要的音乐会开演前增设现场导赏环节,而对于有些系列性或专题性的演出,还会特设专场导赏。这真是利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和推广,提升观众欣赏水平的好事、实事。

以往,阅读音乐会节目册是大多数观众了解相关场次演出内容最便捷的途径。不过时常也会听到身边一些虽对观演抱有热情,平日却较少接触古典音乐的朋友“抱怨”:仅是阅读节目册上的介绍文字,这样的“自习”方式似乎收效甚微,难以对相应的作品获得直接的认知,有些术语也常让他们不知所云。如此,“有准备的聆听”便成为当时大家了解观演内容的一个全新途径。

通常,设于音乐会开始前的“有准备的聆听”每次时长约为40分钟,通过主讲人的导赏并结合播放相关作品的音像资料,使观众对将要欣赏的演出有所了解。它不同于专题讲座,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或者重导赏音乐会中的一部作品,或围绕整场演出曲目间的关联展开,抑或是讲述其中某部作品对于相应乐团、艺术家的重要性,以此尽可能地将一场演出的核心信息在短时间内传递给观众,也成为对导赏者的考验。

2017年丹尼尔·哈丁执棒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前的“有准备的聆听”中,我根据两场演出各自的重点曲目,回顾了马勒与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在该团历史脉络中的独特

地位。前不久在男中音歌唱家克里斯蒂安·格哈赫与钢琴家格罗尔德·胡贝尔带来的舒曼艺术歌曲音乐会前,担任那期线上“有准备的聆听”导赏的复旦大学德文系姜林静副教授,则从自己多年来对于德奥古典音乐与文学间的交互关系的研究出发,带领大家感受不同文本如何通过舒曼的创作而被重构成新的整体,为乐迷们了解这些艺术歌曲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名团、名家将上海作为中国之行的首选之地,甚至唯一一站,显然他们都被这座城市日益浓郁的文化气息和良好的观演氛围吸引而来,而在这背后如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般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培养爱乐者群体,提高观众欣赏水平的公益活动则着实功不可没。

十年中,由现场到线上,由每期聚焦一场演出到一次集结多场亮点,从最初的40分钟浓缩到目前每期15分钟左右,“有准备的聆听”从形式到内容始终在顺应着观众的成长和需求而转变,然其推广经典、培育观众的初心仍一如既往,成为面向市民的又一美育课堂。在繁荣的城市文化生活中能与“有准备的聆听”相伴十年,这份幸运当叫人珍惜。

目前,正值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举办期间。如果说经典作品的推广已随着“有准备的聆听”等活动的开展收获一定成效,那么类似的导赏对于新人新作则更显至关重要。毕竟,当大部分观众在面对一部首演作品时,更渴望遇到一位能为他指明欣赏方向的良师。因此,如何借鉴“有准备的聆听”的成功经验,在新作演出前或开展导赏,或加强创作者与观众间的互动交流,以此让真正优秀的新作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与推广,让它们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欣赏,从而成就更多如《梁祝》《红旗颂》《中国,我可爱的母亲》般久演不衰、深入人心的佳作,这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

双联展「镜像」全解艺术新表达

◆ 田威廉

两位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以一生的革新,始终在破解古早绘画中的难解之题:当代艺术如何摆脱画布和二维平面的束缚?卢齐欧·封塔纳(1899—1968年)和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生于1933年),前者通过在平面上凿洞与割裂,后者则借助了镜面和多重材料,两人为艺术表达开疆拓土,受到后人尊崇。有趣的是,两人离经叛道的表达,经常遭遇不解和误读,而这场在荣宅举办的双联展“镜像”,通过相对完整的脉络梳理,来和中国观众心平气和地“和解”,为有关“当代艺术是什么”的争论添上注脚。

一提起“又昂贵又看不懂”的艺术作品,在我们社群媒体上,封塔纳是首当其冲被“炮轰”的对象之一。封塔纳的艺术贡献在于其“破坏”了平静的画布,艺术界因此将他视为“极少主义”的祖师爷。但很多观众很不服气,割破空白画布或者在画芯上打孔,木匠裁缝的手脚更犀利,凭什么他可以成为艺术大师?很多对这个创举的理解各有不同,也裹挟着争议。其实,刺穿或者割裂画布这种技法的实现难度并不高,但可贵就贵在先锋的艺术观念——封塔纳打破了观者视线占据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通往其后的无限空间,从而挑战了以前观众的视觉经验。

比封塔纳年轻30多岁的皮斯特莱托是后辈,在当今在世艺术家中有盛誉,他的路径也是相似的。他关注综合材料和日常生活的结合,使用被遗弃的现成品进行创作,比如用碎布、砖块、旧报纸、旧钢材来玩出艺术高度。

这次展览中,通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梳理成一条时间线索,来重新审视封塔纳和皮斯特莱托这两位意大利国际艺术明星的艺术理念。两位大家的作品曾常常在中国的艺博会现身,因“好认”和“高价”而博得眼球。除了为昂贵而震惊,这场展览试图阐释两位意大利名家赢得“光环”的来龙去脉。

本次展览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26件作品,展示两位艺术家在当时的全新表达和形式探索,以及对以往被奉为圭臬的材料、方法和主题的摒弃。60年代起,皮斯特莱托开启了“镜面”系列,从日常物品出发进行创作,打破了传统绘画的高雅出身,让观众参与(照镜子)构成了作品的动态发展。在展览大厅,皮氏作品的镜面和反光,让走动的观众在作品中闪现。而幽幽的、像眼睛一般的洞孔,则让观众在封塔纳的作品前观察更久。一组以青铜浇铸的赤陶地球仪雕塑,蕴含着人类对宇宙的想象,让人想起,哦,封塔纳的出身是一位雕塑家。

皮斯特莱托回忆,他和封塔纳是旧相识,也是朋友。1953年,在都灵的《橱窗艺术》展览上,他第一次看到封塔纳作品。后来,他俩就自己的作品及其与艺术史的关系都展开了对话。“和封塔纳结识后,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我使用镜子,以自画像的方式探索自我认知。同时自画像的创作往往需要借助镜子完成,因此,镜子很快就成了我个人透视法的核心元素。”

策展人说:“两位艺术家摒除现有的艺术模式,寻求新的表达形式。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都反映出这种追求。”看不懂具体的作品没有关系,能够看懂封先生和皮先生的探索精神就行。它们在艺术界是生生不息的存在。



作为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项目之一,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于今日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等作品。音乐会前夕,由上交精心策划的新一期“有准备的聆听”也“拍马赶到”。青年音乐学者张菲儿将《彼得鲁什卡》的诞生背景、音乐风格、创作技法等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娓娓道来。对于许多将要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观众而言,这就犹如一本有声的节目册。在走进音乐厅前能透过这样的导赏了解即将上演的作品,为聆听做好充分的准备,无疑是有其必要的,或许这也是上交自2015年3月开设“有准备的聆听”并坚持十载的原因所在。

想起自己与“有准备的聆听”的相遇也正是在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时,上海交响

歌声里的南欧阳台

——听石倚洁意大利民谣音乐会有感

◆ 吴悠

上海春夜的风裹着玉兰香掠过东方艺术中心,攥着票根穿过大理石厅堂时,正遇见几位白发老者用意大利语哼着《重归苏莲托》的调子。这场名为“爱的倾诉”的音乐会尚未启幕,空气里已然飘浮着地中海的细碎盐粒。

听众似乎都是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匆匆赶来。当石倚洁的歌声从《告诉我,玛丽尤》的第一个元音中舒展开来,舞台灯光恍若地中海正午的阳光,将满场听众卷入亚平宁半岛的温柔褶皱。古典吉他的柔和伴奏是阳光在波浪上撒下的金箔。伴奏与人声之间游刃有余的配合和交融,气息运用时进退分寸的把握,以及最后一句歌词的高弱处理,令人意犹未尽。唱到《罗马的阳台》时,乐句间隙任由手风琴的簧片在乐句间隙间开出紫藤花。歌唱家和手风琴伴奏这种“嵌档让路”的默契令人莞尔,声部之间的互补和rubato的运用,充满浓烈的意式风情和异国情调。在欢快的塔兰泰拉节奏中,两种乐器和人声展开了精彩的竞赛游戏。吉他的三连音扫弦与人声构成节奏错位,手风琴突然插入的即兴加花如同狂欢节上抛向空中的彩纸。最精妙之处在于人声进入时的瞬间平衡——所有乐器突然转为断奏,为人声让出闪耀的通道。

“老歌新唱”在《桑塔露琪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歌曲在

富有新意的伴奏配合和唱法处理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乐句处理使用叙述的语气讲述故事,伴奏者在严格的三拍子框架内,通过细微的速度弹性制造出浪涌般的律动,恰似贡多拉船夫的长桨在运河水面划出的粼粼水波。

“第四面墙”的打破也是本场音乐会中的一大亮点。听众在手风琴独奏《持续低音》时纷纷不约而同地打起节奏,《黑皮肤姑娘》突然跃入爵士乐的漩涡,风箱吞吐间迸发的切分节奏,让人想起托斯卡纳山坡上随风转向的橄榄树林。演奏者用脚掌叩击地板的笃笃声,恍惚间与半个世纪前小酒馆里的舞步产生奇妙共振。当演奏者突然用响指替代某个重音,听众们会心一笑——这分明是罗马街角咖啡吧里乐手们的把戏。

返场时刻的《缆车》大合唱,将整晚积蓄的热力推至顶点。石倚洁三次返场索性将话筒转向观众席。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平日拘谨的都市人竟能用美声唱法接住每个高音,意大利语歌词如熟稔的母语自然流淌。白发老者、西装白领、音乐学院学生,所有人的声音在穹顶下汇聚成金黄的熔岩——原来这座钢铁森林里,始终涌动着等待喷薄的地热。

音乐为什么能打动我们?那些被地铁



通勤碾碎的乡愁、被会议消磨的温情,此刻都在音乐中重新聚合成完整的意象。观众席中自然流淌的唱和,让人惊觉这座城市的躯壳里依然栖息着无数未被驯服的歌喉。

散场时刻,那些被音乐重新拼合的时光碎片,此刻正在每个归家人的口袋里微微发烫。音乐的作用从不是充当现实的避难所,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偏安一隅。站在艺术中心廊柱下,看意犹未尽的人群三三两两哼着《缆车》离去。坐上出租车,望着后视镜里渐远的东艺的玻璃穹顶,忽然想起《罗马的阳台》里的“缄默喷泉和在那之上的阳台”。这场音乐会或许就是都市人共有的南欧阳台,我们在琴弦与歌声的褶皱里,偷得片刻带有海盐气息的呼吸。

